

臺灣在「大航海時代」中的虛實

文·圖片提供／翁佳音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）



◀▲葡萄牙系統東亞圖中之大小琉球、福爾摩沙島，南北順序不統一。若仔細深究，並非指臺灣本島。

位荷蘭學者毫不遲疑的在國內學者面前自詡：臺灣，是「荷蘭製造」。

臺灣如無荷蘭人或鄭氏父子，是否依然萬古長夜、世界邊陲？當然有得討論且深具哲學意義。不過，議題若僅放在特定外力的功勞，邏輯上容易導致喪失主體性。結果將是：臺灣過去及未來發展，都

得仰望外來賢明君主的推拉。如此史觀與史學作品，應該不是我們所期待。所以，我這裡用個人多年研究的心得來論述，看能否讓大航海時代中的臺灣更實際，以及更為豐富、多元。

首先很難否認，在潮流季風、地區產物，以及航海知識等物質與精神結構中，臺灣雖緊鄰中國，是東海大島，卻因未處於傳統「東洋」必經航線上，因而遠離「世界史舞臺」。鄭和從南京太倉發船南下，不會經過臺灣；十六世紀中葉，澳門葡萄牙人經營日中貿易，由潮州沿海北上到福州，然後走「使琉」航線順著黑潮到日本，也無須穿越臺灣海峽。如果仔細閱讀葡萄牙人當時航海誌，船隻航路主

要是傳統的北部「東洋」針路；葡萄牙人讚賞而標誌於海誌及海圖上的「福爾摩沙島」，很不幸，都非指臺灣本島。甚至我們所熟悉、以葡萄牙人地理知識繪製而成的小琉球、福爾摩沙兩島或三島圖，經過嚴謹全面考證後，可確定它們依然是黑潮線上的沖繩諸島！

這不外反映著大航海時代前夕與初期，臺灣脫離世界市場的實況。然而，葡萄牙、西班牙先後來到亞洲海域，大明中國朝貢貿易體制持續崩解、新秩序尚未建立的過程中，由於香料、金銀，與陶瓷、布匹交易市場供需甚大，讓主導東亞貿易的閩粵商人（漢籍文獻上常稱之為「海盜」或「倭寇」），敢於犯禁冒險，也得另尋他地躲避官兵追緝。十六世紀六〇、七〇年代，潮州人林道乾、林鳳先後「逃竄」東番北港、魷港。1574年，「有廣東賊船六七十號（艘）到魷港地方內……其餘俱駕入四十里地名新港（臺南新市）劫取米糧，連與番人格鬥三日」，「海賊林鳳于十一月初二日自新港開去，打劫麻豆（臺南麻豆）番，被棲林（彰化二林？）等番夾攻，殺賊五百餘人」（劉堯誨，〈報剿海賊林鳳疏〉）。臺灣終於捲入大航海政治經濟世界裡。

此後，中外文獻云東番「近姦與盜伴言關草萊，而陰欲開四夷之市」（熊明遇，〈定海新署落成序〉）。十七世紀初臺

灣全島情報總集成的〈東番記〉說這裡產有胡麻、番薯與甘蔗；又云捕獲的鹿皮與鹿角「委積充棟」，鹿肉、鹿舌及鹿鞭、鹿筋亦「贖」。荷蘭文獻謂1624年之前就聽說每年大約有二十萬張鹿皮出口，也提及原住民早已吸食菸草。種種紀錄，正貼切反映荷蘭、西班牙人占領臺灣南北之前，全島，特別是西部已逐漸被世界市場入侵的事實。

當然，這並不否定荷、西殖民政權的歷史作用。事實上，如果不人云亦云而深入探討，則可發現荷西在臺灣的建設，並非全然積極與「近代化」。雞籠淡水的西班牙殖民政權，在西印度殖民世界已屬強弩之末；荷蘭東印度公司占領期間，行政司法，甚至是基督教教會組織及法規，與國內及巴達維亞城一樣，都是初體驗，都是在試行錯誤中建立與實施。而且，荷西占領臺灣後，貿易依然比不過閩粵商人，特別是鄭芝龍父子的勢力，撤離是遲早之事。

儘管如此，荷西據臺，確實讓之前新加入世界市場的臺海航線常態化。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的轉口貿易不如預期，轉而與島內既競爭又合作的漢人、原住民共同發展經濟。鹿產業貿易外，

「產無奇貨」的臺灣因而有米糖的大量外銷。由於無法順利進口中國貨物，臺灣島內因而自己燒磚製瓦，企圖植桑養蠶織布與製造染料。清代時，染料的藍靛，品質反而比中國為佳，甚至出口中國。大航海時代的荷西政權，對臺灣歷史有所貢獻，無庸否認。



▲葡萄牙航海日誌中，記有航道上的港口與緯度。福爾摩沙島的緯度，已經在臺灣本島以北。



▲Linschoten《東印度導覽》亞洲圖上的三島圖，已確定不是臺灣島，而是沖繩諸島。